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五十四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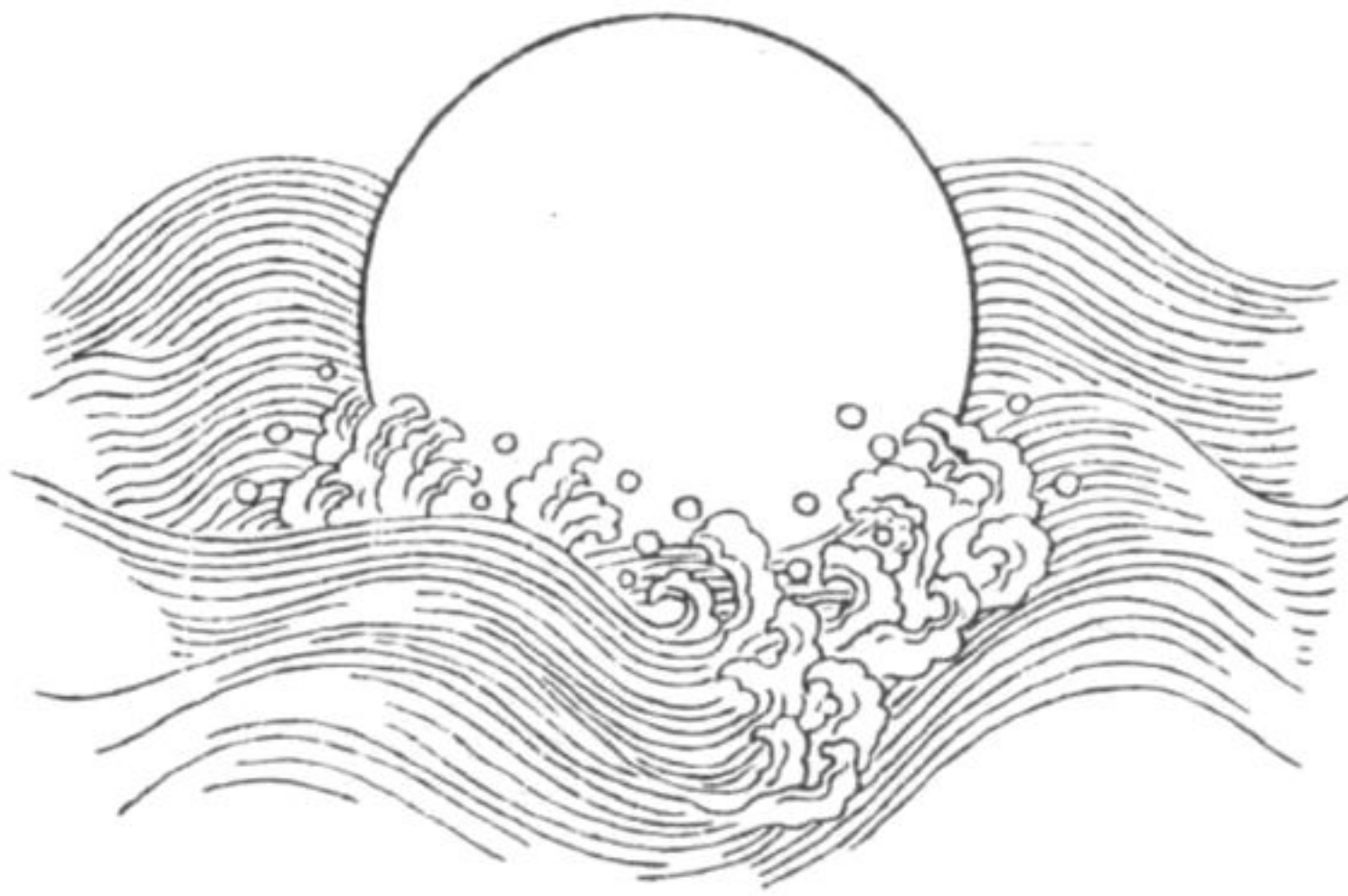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五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楊嗣昌 撰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

清初刻本

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耆同較

山樑

農正

疏

酌議裁練興屯疏

看得裁練一事臣部屢經條奏奉有明諭亦既通行省直矣科臣沈迅恐慮始之難人情未免疑駭再加詳細申明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一

卽當廣爲播告而拈出六款猶命臣部從長酌議者蓋聖意誠慎重之也查僉補責成正官移送武臣不許徑自勾報及練備練總各自練兵守城不許干預詞訟民事三款已在臣部前議行移節制功罪責成之中第取科臣之說互相發揮而足其責成捕盜自是職掌攸關然止可責之擒拏不當付之審問一行審問則弔拷株連轉生多事勢所不免必擒拏之後仍付有司審理斯爲得宜此一款當慎防者也又考取武生公試技力固爲可行而鄉兵之中未必盡長弓馬兼通策論惟是有則取之無不強求充數此一款當從便者也至於府縣同城或省練備或省練總

又有一府城中原設兩縣者孰存孰省當聽府縣酌行臣部不必膠執惟是府城練兵取之附郭斷不派外州縣與府州縣各守各城斷不調去他方則當勒石刊榜永爲遵守毋致游移驚沮兼誤本城之事耳若夫既設鄉兵不容不爲議餉臣部前番條奏聖諭駁之今觀科臣疏內前曰但於農隙之時演練火器練日量給犒賞後則曰流氓震鄉土賊伏莽訓練隄防不可刻弛未免覺相矛盾若無常川之餉仍是枵腹之徒有名無實難裨守禦臣之愚見終未敢以爲可行也議餉不得則思及衛所屯田臺臣張肯堂卽練興屯以屯實練之說豈不真切痛快但二百餘年屯政久廢糧畝多湮欲與之則必清之欲清之則必奪之或得其人而治不得其人則亂前蒙皇上面諭未觀其利先受其害者比比是也而何以處之惟有舊撫余應桂於臣鄉條奏按其見在酌議加租不必奪此與彼而可增餉養兵似爲長便臣昨與計臣李侍問商措餉之法計臣言是法皆可行但患有司不得人有借法以爲利者有奉法而不能者此兩種人最害事每行一法只害百姓打一場官司而無濟朝廷實用臣最服其言今日諸般政令詳審而行惟毋害百姓打官司者爲善則清屯奪屯之說於此可思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一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告卸民差疏

看得差徭各有定制軍民原不相擾祖制自是難更且值茲軍興旁午之際芸人必將舍已此臨淮一縣軍舍分當驛馬背勅之民差徐臣等匍匐叩闕誠有以也但以情理揣之其間亦自有說如祖制軍墾軍屯民安民差則彼此界限分明差使各不相混是其宜也今歷數百年之久富民兼併軍屯則亦當頂軍操之役富軍兼併民產則亦當均里甲之差豈得執一偏之詞徇私罔之便而令衛所無可役之軍州縣無辦差之民乎故軍民產役於其事產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三

辦之則確有所附而兩無所逃此非撫按道府悉心釐覈不能燭其弊而平其情也可於數千里之外但回其叩關而遂爲之左袒乎臣愚推勘到此謹請聖裁將徐臣等原奏仍行該撫按公嚴查報臣部勒限以去母容稽諉可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密奏疏

四月二十八日丑時御前發下紅本該臣奏爲密奏事奉聖旨這密奏事情卿部還再確議具奏欽此該臣議得卽楚豫陝撫鎮等官已行總理就近密檄調度止准皖二撫陵漕鹽賦重地未易越境行師臣部未敢另調然亦向在

理臣調度之中無容另議者也惟陝西總督鄭崇儉簡命方新當鼓登壇銳氣出師關雒趨會卽襄與理臣合兵夾擊而川撫傅宗龍前發兵三千統以郭起柱方國安入衛臣部俱題請旨發理臣標下則賊此時仍令該撫再選精勇躬自鼓行卽從川卽相接境界間道前驅與理臣期會智勇並闖奇正兼施賊不難定也其陝督原派剿餉令餉臣速解軍前而川省亦有剿餉聽撫臣自行齎襄至出疆以後則餉臣撥陝撫之餉及事例等銀源源接濟毋令呼庚斯爲第一急者尚有禁旅將行前途需餉亦要早爲之所此應請旨通行戶部及督餉侍郎沿途撫按先期知會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四

者也再照卽襄一帶在漢江之南有惠登相等九大股受撫情真漢江之北又有寶玉英等五小股安插已定此其人不但不宜分不宜殺亦且蓬廡可宜堪用機權臣部前奏奉旨就撫順民誠心安插勿容煽動有能擒賊自效者朝廷不靳陞賞此當與新調督撫特申明正用兵一大機竅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再奏疏

昨同官臣薛國觀等因奉御批約臣到關中商議調兵事宜已具另奏請旨臣出至朝房有督理劉元斌盧九德來

而會再商欲調山海大同之兵臣躊躇數四各鎮之兵奔馳半載與禁旅剿賊新回而又協力剿烽者勞苦畧同整搦不易然律以王事其曷敢辭但因缺餉半年以外頗見呼籲皇上日夕焦勞苦於點金無術未能立餉其口而戢其心也今欲調發必須戶部補足半年之餉等待何時以此較之禁旅在京糧餉不缺情實少殊且各鎮兵行前途少人照管遂多驛騷惟禁旅紀律森嚴人心悅服而先聲所至地方接濟糧料不敢差池今有總督鄭崇儉從陝西一路巡撫傅宗龍從四川一路堵剿西南而東面則楚皖二撫之責惟北面屬之河南較之平曠左良玉張任學兩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五

枝敵之再加禁旅堪保萬全在理臣標下尚有陳洪範龍在田等久在行間亦多奏績此臣遇遙揣形勢大都如此雖到彼變化固難豫期然亦不出範圍之外也方今薊督抽練以山海爲先而占家言金水火三星聚於參畢大同山西邊境又復多事臣日夜殷憂未知何以弭此災患故不敢不審擇而行其柴時華並陝兵之已發者臣另文知會薊督陝督俾疾歸亦堪整頓而祖大弼俟查報到日酌擬前奉明旨俱密封在部未敢泄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五案勉遵議完微臣罪當結正疏

竊臣前具天恩未正臣罪臣罪自絕於天三申大請以明分訂一奏幸蒙天鑒允革臣職仍著冠帶辦事今荏苒月餘狗馬憂病奄奄在署無補秋毫惟失事五案勉遵明旨公同議完具疏請命矣五案中文臣之罪武臣之罪監生之罪重至提問輕者黜降臣皆不敢隱避而擬議之豈臣之罪獨敢自爲隱避乎科臣疏云畿甸破殘藩封告隕此豈尋常小變故督監鎮道之責分而專中樞之責合而重爲治受過事理宜然噫此卽臣愚屢奏所謂舉邊腹內外文武守援諸臣之罪盡加於臣之一身臣亦不敢辭者也而豈俟科臣發之惟科臣指言其令而臣罪不得分指言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六

其重而臣罪不吝減是以屢請斧鉞視死如歸臣非自今日始而今更審思合中之重尤在藩封一案是臣諠不能自容而天下人言亦必不容已不獨科臣言之也嗚呼臣受事二年不爲不久在公夙夜不爲不勤條奏邊腹戰守不爲不詳且切調度文武師臣不爲不力且先而今竟爲一籌莫展之人坐受從前未有之禍敢曰天災人事適值其時必臣多生罪孽有以致然亟求消殞無論一死誠知死不足以償責然猶愈於偷生受責也死不足以報恩然猶愈於苟活負恩也是故臣思一死無足重輕惟望聖斷大裁可以謝宗藩可以告天下而亦免於失事文臣武臣

監臣之被議者將人人致怨臣而無已時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題

請罪微臣以謝革撫疏

臣聞前車覆後車誠近歲邊疆之事覆前車者多矣而最切近最慘毒無如西協屬裔窩隱邊烽一事該協四路偵哨無一確音文武各官無一覺悟以致一朝禍發竟莫遮攔天地神人共深痛憤此其爲後車之誠當何如猛省深思急圖改轍而孰知經今半載仍用覆車之人特作偵哨之眼日行各部之報猶然醉夢之詞此非該撫劉日俊之責而誰責臣部不惟劉日俊之叅而誰叅然一叅之以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七

前毖後冀其知悔猶可圖也乃日俊具疏懵然不知邊情不易偵哨如故臣是以再疏叅劾徑請處分日俊催孥康廷甫到京而其餘報獎部東西往來僅一丫頭一小厮又稱要往東去盤纏短少此等誕謬語言不可欺三尺童子而日俊依然報部臣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將奈之何是以又有住探邊情一事奏請通行嚴飭此危疆之第一緊關前車已誤萬萬不容再誤者而日俊疏辨再三一則曰不知何以獲罪於閣部再則曰閣部借端吹索定有積怨深恨於臣三則曰恨臣逐臣無可借口只爲一巡哨官四則曰自此以後人人將畏禍不遑惟奔走權門而已噫曰

俊作事昏怠發言挑激抑至是乎巡撫封疆大吏用舍出自朝廷權之一字誰人敢居若夫有過當規非才當罷臣部職當糾舉無容諉卸且臣之叅日俊雖僅摘哨探一節而亦非敢輕發也日俊受事之初舉動可駭臣傳其提塘警誡日俊始媿於心已而在鎮數月寂寂無所見長臣諮訪其人乃一蠢穢之夫同鄉素所不齒他不具論督臣洪承疇與臣面商早憂其不安科臣張縉彥與臣語次亦醜其生平此皆仕於日俊之鄉深知底裏而與有封疆之責者臣是以曰事有觸任怨直糾第舉緊關一節而尚未暇及其他也日俊積怨深恨奔走權門等語果何指實願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八

指實言之叅一不堪衝撫爲不奔走之懼舉一堪任之人必蒙奔走之譏且臣子招權必然納賄未有却賄而招權者日俊於此一一指而言之無容含吐不盡也噫嘻日俊昔爲給事轉一年例而咆哮不已屢疏拖人今以巡撫革職爲民其憤恨咆哮寧有紀極臣本罪臣無暇與之爭論惟願皇上斥逐微臣以謝日俊前疏已言之矣伏祈乾斷施行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自卿爲公糾舉朕所鑒知劉日俊已經薄處姑見再定該部知道

國用諸司並詘疏

竊曰兵餉一事戶部嘔心至責成巡按而外更請差官守

催猶恐無濟急用而臣部馬價爲練戰急需不敢再與
官爲請與夫驛裁柴直等銀僅憑文移督促決然遲滯推
之工部料銀亦必有同然者蓋此一時諸司並誦百費俱
難而徵收總在州縣有司勒解總在藩司府正無他諉卸
之法也值今大計屆期遠者秋末近者冬初司府州縣例
當離任入覲甚有借名迂道先期過家委傳舍而去之任
權官之打劫民生受累國課滋通莫此爲甚此官到京之
後周旋計典微倖勉完然後查其錢糧種種通欠既已不
應留部又不安心赴任多方打點百計鑽營情面請託而
外甚者乞靈吏書爲之隱飾傾出囊橐名曰補納一日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九

完則去留難定一人不了則同事相牽而吏部之題留常
在竣計半年之後地方之作缺又在留部數月之餘使繁
難州縣常至一年以外不得正官各部錢糧彌積通累而
吏治之荒廢與民生之困苦尤不可言甚至藩司人吏亦
以州縣欠多罪至咨司問理往來查覈又復經年而後擬
罪復任追結前欠錢糧嗚呼時日已過前欠縱完後欠則
踵至矣戶部新舊積逋千有餘萬而兵工等部考成疎緩
更不必言病根全在於此一向無人說者未曾拔除徒以
多官繁文督責祇見朝廷功令之嚴催科之猛而不知皆
無按司府不盡職業之罪也臣之愚議請祈聖裁頒行謹

一之咨州縣有司先扣歷俸在起程應朝之日已滿四年
四箇月者查戶兵工各項錢糧解完無欠布政知府出與
印結一樣十張執報吏戶兵工等部科及都察院河南道
然後准其畱任如起程之日歷俸未滿再扣到京考察出
榜定期爲滿而能預徵各部錢糧通完者亦准取結離任
共過此而期俸猶未滿及期雖已滿錢糧有一宗未完司
府不出印結者撫按具題免覲畱任以便責成其司府正
官撫按查覈所轄錢糧全完者即具題知離任應朝如有
未完亦題畱任另委一官代覲如此則是考成在計典之
先取有司府印結撫按題知無俟計竣之後方行查覈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十

費鑽謀而應朝俸滿之官皆可陞轉考選之官計典告竣
之日即可出缺補官之日矣倘有司未完而出結司府即
任其責司府未完而題知撫按即任其責叅處督解復有
何詞至於有司俸淺僅歷二年三年計竣自應復任不在
留部陞考之內者不用此例然亦必責起程之日錢糧完
及分數方許放行倘或拖欠數多意圖諉去撫按即當叅
處毋令溺職之夫自爲得計而委逋負於權官也此時計
明雖遠人情積習難除司府有司恐有離任過家優游自
便者自揣錢糧未完急行回任料理猶爲可恕否則然
等問照依前成例雖悔難追臣因兵餉維艱推論積累

此思想拔除莫如此法可以佐考成於早破情面之私
免吏治之多瘼省民生之重累倘有可採伏祈聖斷嚴飭
施行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三日題

臣罪籲陳未已疏

准吏部咨為欽奉勅諭事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該司
禮監太監李承芳傳奉勅諭吏部禁旅豫楚剿寇屢建奇
捷內閣輔臣運籌勞績宜特加恩示酬首輔國觀加太子
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入監讀書仍
賞銀六十兩綵緞三表裏次輔嗣昌准復原職免敘國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上

復粹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各廕一
子入監讀書仍賞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裏俱照新銜原職
給與應得誥命新輔明恭四知烜乘各賞銀五十兩綵緞
二表裏舊輔至發貞運各廕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四十
兩綵緞二表裏逢聖士俊各賞銀四十兩綵緞二表裏宇
亮冠國祥逢年各賞銀三十兩綵緞一表裏如勅奉行欽
此欽遵恭捧到部備咨到臣臣方以糾舉招尤另疏仰祈
斥逐驚聞寵命不勝徬徨念臣二載典樞負丘山之積憂
終朝褫帶傲覆冒之鴻慈沒齒無言詎復朽離之望匪躬
自靖祇需瓜代之期夫然後三沐三薰朝以入請夕以處

又焉知五章五服歟之日忽生之年使微臣再忝牙緋爰
矢迴波之詠臣祖父如雷誥紫魂增不夜之歡此天恩特
達以無前假禁旅張皇而洊被臣非草木敢不欣榮願惟
罪重罰輕臣惴餘辜於未往功疑賞懋臣憂速謫於將來
紫臣之在繁孔多尚爰書之未定遷客則長安日遠猶牽
復之無時如非大渙其羣忍作中行之獨此臣捫心清夜
愧悚交深不敢不瀝真衷以祈聖鑒者也失弓得弓臣敢
去楚人之見刻印銷印皇其弘漢祖之風必成命之收還
庶愚心之少遂臣可勝屏營俯伏待命之至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奉聖旨卿運籌中樞策勛禁
旅復官用示眷酬已經免敘不必又辭該部知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上

山松曰按此疏及前乞辭恩資一疏或有疑為具文不
必存者奈該選國樞一書有云應以致寇受罰而反以
卻敵受賞執政恬不為辭等語而且以奉勅之太監李
承芳疑為同受教責之人有內瑞倖冒之說則此疏安
得不存也

密奏疏

臣適接河南巡按高名衡一揭內稱五月初九日張獻忠
火燒穀城房隨即拔營進房縣山去訖又稱徑奔正西老
鴉山寨被方家兵打出寨來徑奔均州正西八畝地尋一
斗粟借兵將張監軍質當一斗粟兵未知發否十四日張
監軍有文到襄陽左兵於初十日搭三浮橋過江陳兵亦
繇此過江羅兵十三日在光化搭浮橋過江滇營兵馬原

在江南又招安九營兵馬不肯隨賊賊將穀城所積之糧已盡燒訖縣官不知下落又有穀城逃出難民來說張獻忠見官兵雲集河岸他將自己船隻或擱沉水或放火燒了等因該臣等查得五月初五日臣部差官王慶芝道過穀陽已聞獻忠割營老鴉山理臣密調左鎮兵馬夜馳至穀陽尚未報焚陷穀城之說今據按臣高名衡奏揭得之撫臣李仙鳳親駐南陽探報爲確但賊不啻負穀城而退走均房且燒船燒糧無復向者順流而東之慮此其志原不在大併其勢亦無能爲但盛暑入山行師所忌大兵聚久糧料維難果安撫九營不肯從賊而臣部所調秦蜀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三

兵有一二枝從天而下擣其肩背成擒必矣斯時禁旅遙發直走南陽汝寧斷其東北潰決之路似爲勝著臣謹回揭具奏請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七日題

感戴天恩再申微悃疏

本月初七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臣罪顛陳未已天恩湔沐逾涯等事奉聖旨卿運籌中樞策勲禁旅復官用示眷酬已經免敘不必又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焚香恭叩俯伏深思臣子之望君恩不啻農夫之望歲恩所未及猶將陳乞仰傲恩所已加寧敢託辭虛讓此臣犬

爲樸衷前聞寵命卽已不勝欣躍竊願祇承非敢爲臣一身計也念臣祖臣父及臣三輩單傳無兄弟姊妹之屬家庭一脈恩愛迫異尋常至於教臣讀書看臣成太期以遠大勉以忠良臣所不能盡言祇恐人間無此父祖而不幸沒之日臣皆留滯在官不獲躬親視含雖復徒跣奔歸祇抱終身莫贖之恨而已矣至臣父十齡而祖母背臣十四齡而臣母亾兩世偏罰俱在慈親童切無知苦荼尤甚頃逢聖母大慶薄海覃恩臣以負罪之身未敢請給誥命含泪向隅恨不遄歿而臣妻則又先臣歿矣嗚呼痛哉臣天倫哀樂實有不同於人非特荷聖慈何能傲得一命此臣承不必又辭之旨躊躇日久心竊兩難而不敢不以真情至情上聞者也若夫臣之一身灼有萬罪必俟傳宗龍到日臣乃得辭部署赴闕廷泣申斧鉞之請伏乞天恩俯容仍以革銜辦事存臣不安之志待臣得請之時也臣偶苦腹疾容臣擇日報名廷謝外謹先申鄙悃伏惟聖明垂察臣可勝惶恐隕越之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古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聖旨復官醜黜前旨甚明卿不必又有陳請應得誥命著照原職給與吏部知道

彙敘甘肅捷功疏

看得九邊惟甘肅最遠三面與番人爲鄰往歲番騎蓋無歲不犯邊而我兵亦無歲不出塞以其遠也議論少而文

八符以展布其手足及其出也首級多而功賞厚人愈益振奮其精神故九邊亦惟甘肅得以自爲戰守而督撫道祇奉皇上威靈便宜調度頓奏膚功往例斬首百二十級則爲大捷具儀宣捷告廟中捷以下宣而不告今合九案七千三百五十四級共得六十大捷之數焉其應宣且告者多矣維時總督則臣父原任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擬戍復官贈太子少傅楊鶴巡撫則原任右僉都御史革職聽勘後加服色一級梅之煥云云竊臣父鶴任內建寧甘鎮首功三千五百餘級生前蒙敘于見罵之八百級生後蒙敘寧夏鎮之一百三十級其餘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三

在罪謫未經敘錄者尚多然臣父已叨太子少傅之銜膺乎亦忝錦衣衛千戶之職微恩已渥矢報無從今僅一捷之勳臣愚不敢再議云云再照甘肅此捷與寧夏前捷敘之皆因處數免懸挾二十萬衆自東從西初則承哭於大同而挾賞之驕志難饜既則鯨奔於二鎮而覆軍之凶焰彌張賴我皇上聖武布昭神人協應數年之間兩鎮各奏奇捷雖斬馘首級僅報一萬一千有奇而虎渠氣奪魂亡諸部星飛瓦解今之西北塞外無復擁萬衆稱雄而顯然與中國爲抗者人祇知邊烽狂逞爲今日未制之凶殘而不知西插散亡爲前此未有之功烈然則宣告之典似乎

久曠當行以仰慰列聖於在天俯示臣民於萬禩誠我皇上中興以來不可缺之盛舉也臣部職掌攸係不敢不一賜言向來敘捷稽遲以致行間文武或齎志沒地迄今見在僅寥落晨星而懋賞酬庸半加罪廢殊爲可歎至於二年至七年贊襄政地遐邇威靈其人或考槃在澗應壽皇求舊之恩或罪黜云亡動吾皇蓋帷之念是則惟仰候特恩非臣等所敢議也

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題○山松曰此疏甚長中獨兩云云下在事文武姓名文字刪者十之八九因有懶於先大父故節錄之

訪據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其

該臣查得東廠原題金光虞卽金日耀係原任潘家口叛將金有光堂姪今抄寫見任關東作游擊族兄金國柱履歷一本認作自己履歷討書往山東新撫院下作一加銜守備持有好缺各部推用等情此誠小人鑽刺之常態臣愚受事之初卽有覆題不覆咨之請專爲防此一人而設也但金日耀既抄見任游擊履歷而又討作加銜守備中情可疑查關東見任將領並無金國柱之名再查該撫咨送將材冊內備開各營中千把總及各標下聽用閒官亦無此名不省何故除行關寧二撫細加查訪果有金國柱其人請旨議處外誠恐時日稽遲合先具題明白乃臣

於此有賜於衷冒昧附陳者竊見海內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習奢侈於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麗過越等倫卽或清高自命宦橐無多而亦稱貸母錢締構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游卒歲爲快如其親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製帳更迭酬贈以爲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而以今觀金日耀用銀五兩造杯一隻鑄屈可伸姓名可伸竟至畢命則亦可爲炯戒矣夫以一杯之重不過數金而能使人畢命緣雕刻姓名與者受者森然同列果屬實緣請託自作之孽歟亦何辭萬一奸徒捏造以奇禍中人雖不與不受亦何繇自白此之不可不慮也然使士大夫向來不爲奢侈本無酬贈則亦何從而捏之孔子曰奢則不遜繇此觀之凡自作之孽與奇禍之來皆奢與不遜之故也臣以庸愚列名政地屢叨恩賚又見城頭飲頒賞功皆係局作銀錠不從外解而來詢知御前器用傾瀉爲此驚歎吾皇富有四海猶不忍以有用之銀作無用之器而爲臣子者誰非草茅賤士齏鹽腐儒一旦倖倖榮進遽爾廣侈其心飲噉器具無金銀不樂且終日攢眉蒿目咸言財盡民窮而此等金銀何莫非財造成器具居之不化舉一杯而例其餘有不可勝言者皆以私家之不動尊蠹耗海內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七

貨府夫何莫非財所繇盡民所繇窮而可不深長思也臣欲敢瀆聖聽乞嚴禁金銀器物自一杯始今後品官有私用者依服舍遺式律罷職不敘有彼此贈遺者依官更受財律計贓科斷其未禁之前已成器物聽行銷毀姑免追求庶免奢僭之風亦省身家之禍矣

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題

羣叛謀危疏

看得大名郡邑壤接河南山東號稱盜藪此番長垣之事起於二三衙役潛伏解宇夜砍縣官據稱該縣武備釐弊嚴明宵小反行肆釐則似乎與他盜不相涉者何以滑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六

之蒲林集紅巾白掛躍馬提刀猝然發難若與長垣相應而巡簡申稱街民喧嚷有賊三股從長垣起手曰長垣洩機遂來滑縣東鄉又似不止於衙役之爲者臣聞畿南吏治不清沿襲日久凡事私行幫派侮奪稱雄官旣以民爲囊橐不得不張胥役之爪牙民又以官爲轉輸因而別通奸盜之營壘邇來養成盜窟官明知而不敢問一問之而禍必中焉長垣之事初見其端未見其委滑縣之事纔戢其萌未發其覆也孔子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古今弭盜端本窮源之至言而在畿南爲尤切該撫按道當取有司之貪濁而去之民生之疾痛而軫之但得官清吏

肅自然盜屏奸消不然雖終日討捕祇見其滋蔓而不可圖也其滑盜百餘豈無流毒知縣羅璧有無隱匿別情合行該撫按查明奏奪長垣盜發公庭之內又乘夜飲之餘而以巡城申報知縣武備疎虞飾二咎難辭相應降職一級仍聽該撫按查確盜起根目並本官果否堪任劇邑奏請聖裁可也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題

清驛原以裕國疏

看得清驛一事臣部奉有明旨嚴禁私增擅用之沚作何責成一併確議業將釐正各款叅訂成書另疏請命矣科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臣張縉彥細詢時弊條禁八款與臣部互相發明臣查私票當禁一款今已創設塘票頒發通行公務不致妨廢則私票當盡禁矣擅用當禁一款濶用當禁一款借送當禁一款濫填當禁一款今將勘合火牌塘票逐一釐正頒行總除部發之外不許別用私牌一紙而部發諸款又有昭然數目難踰限制則擅用濶用借送濫填當盡禁矣若夫私幫當禁一款則在前之五款若實遵行額內似可省差省銀額外豈容幫地幫馬合查果係衝疲前此已經題准者免議如非題准即釐毫不許增也越站當禁一款則在各該驛站實有馬匹前途之應付如流後程之牽掣自息

查官養馬匹向來果不病民者免議倘遺屬措卹參處不容貸也至於裁解當飭一款查驛遞衝僻額銀厚薄於中調停均節總不失裁解之額而又合盈縮之宜是在撫按司府專任其責臣部不能遙揣行之科臣此疏當附刻於臣部疏後請旨通行嚴飭遵守而臣更有說焉朝廷嘉惠驛遞明旨不啻屢頒臣部之立沚科道之建言非不甚詳且屢而地方終未盡行者何也如擅用一款用長差馬匹幫貼回籍進京在甲科司府州縣為多撫按專責此事叅一甲科輕者降調重者革職則其餘不敢犯矣借送一欸或預封數金雇覓包攬等項在出京科道銓翰為多部科能摘此事叅四衙門輕者降調重者革職則其餘不敢犯矣至於擾驛橫行騎馬一匹私勒六七匹每馬折價銀至二三兩則各巡按御史之承差為其境內第一之大害而無可奈何每一巡按承差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上班下班差來差往驛遞望風屏息斂錢博懽惟願其不如意此事非他人所能摘發唯有就責巡按御史自行覈奏實從承差若干名其非實役或發回兩司或汰逐回籍若干名如前勒索馬錢恣擾境內者曾否拏究若干名一一具報都察院在都察院亦必以此為回道考覈之一事而加意行之庶天下驛遞各除一坐地盤根之大害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勞人病馬於是乎少藉巡按御史亦必首行此一事而後
泰効私增擅用種種之爲驛弊者人無有不服矣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題

覆鄧撫塘報賊情疏

看得穀賊不寧惟憂九股之合總理奏至明旨馳飭尤先
乃今房縣之失據報一丈青一條龍攻南門曹操小秦已
攻東北門則九股已動其四矣其餘五股多在均州寧不
可慮之甚而賊以五月八日陷穀城二十八日攻房縣相
距二旬之久我兵竟不一窺左足將聽其猖狂於無人之
境乎抑別有何等作用也至稱士民勾引指揮開門出於
逃兵之口未敢深信要以房縣既失則南漳一路當荆承
二郡之衝有萬分宜堵禦者虎兇既已出押典守之責匪
輕桑榆若不早收東隅之失並論臣部所與當局諸臣叮
嚀告誡惟此數語而已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五日題

申明節制疏

看得軍中首重節制自五十爲伍十人爲什以漸推至百
夫長千夫長等而上之有自然之分數而不可紊卽有自
然之等倫而不可踰此古來之定制也本朝設立總兵名
曰鎮守次之副將名曰協守又次叅將名曰分守以下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三

守備而官止矣縣鎮而協而分而備皆帶守字則以信
地繫之信地之廣狹官秩之崇卑繫之而文移體統於是
乎辨若游擊將軍則往來策應與叅將分馳得節制守備
而受節制於鎮協者也若都司留守則統領衛所與布按
分職惟鎮守得節制之而副叅游守彼此不相統轄者也
近歲用兵官階錯亂以副叅游都守爲流官之序以中千
把百總爲營伍之序雖稍稍與舊制不同而行間出令次
第稟成罔敢違越卽不係同鎮其營而官階既別體統攸
分未有分庭抗禮傲慢自恣如河南巡撫李仙風之所奏
者良緣中原腹心向非用兵之所一旦有事調集烏合之
師東西南北心意既不相聯聚散往來紀律亦無有定是
以如是其悖耳臣愚前奉面命將連刑節制再一申明並
功罪賞罰著爲定本因秋防期迫羽檄倥偬未能草就今
該撫題請申飭前來合照近例總兵通行節制副叅以下
各官無不聽令叅將游擊則受副總兵節制都司僉書則
受叅游節制守備則受叅游及都司節制其一營之內則
有中軍受將官節制千總受中軍節制把總受千總節制
百總受把總節制隊總受百總節制什長受隊總節制伍
長受什長節制伍兵受伍長節制其自行下則節節遵
依如自下行上則節節轉達平時之號令如是臨陣之殺

伐一同總兵臨陣則副將叅將以下無不聽令副將臨陣則叅游無不聽令叅游臨陣則都守無不聽令如中軍敢則千總從之千總敢戰則把總從之把總敢戰則百總從之百總敢戰則隊總從之隊總敢戰則什長從之什長敢戰則伍長從之伍長敢戰則伍兵從之夫是之謂節節相制萬人一心敢有上呼而下不應前往而後不來者是謂脫節脫節必誅敢有以下而犯其上以後而躡其前者是謂凌節凌節必誅誠嚴脫節凌節之誅必無勇前怯後之患而臨敵制勝決之於萬人一心也必矣設或不然總兵陣失則斬副總副總陣失則斬叅游叅游陣失則斬都守都守陣失則斬中千中千陣失則斬把總把總陣失則斬百總百總陣失則斬隊總隊總陣失則斬什長什長陣失則斬伍長伍長陣失盡斬伍兵夫如是之謂連刑節制萬人之中有一人不同心者必至敗事敗事之後按其節制所在而誅之斯一人亦無所逃而萬人亦無不奮此邊腹用兵之地皆宜申飭通行無客一處之不到一人之不知者也節制既定則平時相見之禮親相達之文移各有自然體統遵行而不可紊臣愚敢請明旨卽自河南一處推廣行之其河南總兵張任學既改都督崇街與御史不相干涉矣乃行文自稱院鎮又是何院之稱既非巡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三

史而改總兵應受督理節制矣乃奏揭稱准總理行文又是平行之准此名不正無惑乎通省各弁尤而效之相應一體申飭以後奏報文移之中如見此等字樣臣卽行叅處如是而後節制之法無敢不遵行者矣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八日題

楚報不一疏

竊照穀城蠢動自五月初八日至今越兩月餘臣卽日聖擒剿信息自卽撫飛來而不可得本月初六日接新撫王鰲永一報五月二十八日賊破房縣有曹操小秦王一丈青一條龍攻南門東北門等語竊謂另撫九股已動其四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三

餘五股多在均州豈不可慮之甚稟奉明旨九股動四其餘作何防戢卿部不得僅以叮嚀數語塞責欽此臣伏讀傍徨戰懼日夜靡寧緣未得詳確情形未敢妄有條奏茲於十二日再接總理熊文燦塘報賊情一揭較該撫前報稍詳然而情形又不一矣據報曹操之外不顯小秦王等項名色而九股之中見有三股在鄖縣三股在均州歟血盟誓不甘與張獻忠作奴甚且認路分堵似乎確確可信乃該道周夢尹旣信之以轉報矣又自疑之曰洹水之上季子能始之而不能終之總理熊文燦旣稱夢尹擔當撫事不避勞怨用心獨苦且慮衆人成之不足一人敗之有